

《北京青年报》 精粹

视点丛书



Shi Dian Cong Shu
Zi Bai Jia Publishing House

百家出版社

珊珊
编

时间的影子

视点
丛书

珊珊
编

时间的影子

S h i j i a n D e Y i n g Z i

百家出版社

《北京青年报》精粹
视点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的影子 / 珊珊编.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1.7

(视点丛书. 《北京青年报》精粹)

ISBN 7-80656-386-5

I. 时... II. 珊...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042418号

丛 书 名 视点丛书·《北京青年报》精粹
丛书策划 山 人
书 名 时间的影子
编 著 者 珊 珊
责任编辑 王 刚
特约编辑 张景春
封面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印刷六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07 000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 000 册
ISBN 7-80656-386-5/I·360
定 价 19.80 元

序

“视点丛书·《北京青年报》精粹”终于出版了，总共四册的这套丛书当然不能涵盖全部，但也实在地展示了《北京青年报》这些年探索并成功走向强势媒体的一个侧影。丛书精心筛选了《北京青年报》闪烁智慧、胆识光芒的大量文章，希望用这些或许并不肤浅的真实痕迹，给匆匆忙忙的人们一些富于意味的嚼咀、提示。

2000年，六个多亿人民币从成千上万的商家帐上转到了《北京青年报》。这么一大笔广告费，买的是什么？就买包括这套“视点丛书”在内的《北京青年报》上的文章，更准确些说，是买几十万、上百万（发行量60万份及4.69%的传阅率）读者阅读这些文章。平均每天四、五十个版及十几万字就值这么多钱？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就是真正的眼球经济。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其它电子传媒的发展，信息共享已成为现实、同题竞争已不可避免，绝对的独家新闻越来越稀有。《北京青年报》靠什么胜出？靠的是独家视角、深入采访、滚动策划、集团作战……靠的是我们的智慧与勇气。

这些年，《北京青年报》拼抢第一时间、到达第一现场及深度追踪报道的经费以年均递增123%的速度实施无障碍投入。最全面的“新闻覆盖”、最解渴的“深度报道”、最新鲜的

“天天副刊”、最实用的“行业服务”，四大版块已构成《北京青年报》在竞争中立足的基础。而由专业公司操作的阶段性的和定期的读者调查，更保证了报纸文章的准确定位和上乘质量。

由百家出版社出版的“《北京青年报》精粹”（《时间的影子》、《名人学校》、《情感是风我是旗》、《欲望舞蹈》），主要选自本报的“深度报道”和副刊。和一般的文艺作品不同，这套丛书在展示文化痕迹的同时，是完全真实的，并将带给我们的读者以深深的震撼。

《北京青年报》社 长 陈 星
《北京青年报》总编辑 张延平

NA063/01

视点丛书·《北京青年报》精粹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编
副主编
编 委

陈 星
李世恒
何小娜
丁翔华

张延平
顾林凡
张景春
王 刚

刘小明

目 录

千年之约

新西兰:我被罚掉美餐	3
伦敦:我被香槟浇了头	13
墨西哥:我在空中过圣诞	19
葡萄牙:我为工作三次发怒	25
里斯本:我成非法入侵者	31
法国:我见大树拔起	38
俄罗斯:我亲历老叶辞职	44
埃及:我随穆斯林“把斋”	51

你往何处去

爱鸟人为何默许摔鹰	61
抹香鲸在厦门的日子	69
“库布齐”等待救助	75
卖恐龙蛋:一年盗卖一千五	81
发菜,发菜,发财路已断	87
猿人遗址怎一个“难”字了得	101
与毁墓较量	106

生活在别处

探寻最后的丝绸路	115
大学生登珠峰被终止	122
“西出阳关行”	132
穿越阿里穿越西藏	138
三江源科考——还有话说	148
难舍故土	155

革命的符号

京城热浪——《切·格瓦拉》	163
大话西游——两代人的分水岭	169
罗大佑——与其解说,不如感受	177
全民做秀风乍起	184
与演艺经纪人对话	189
明星为啥总与记者翻脸?	196

独木桥上

高考招生,你有多少谜?	205
高考成本是否昂贵?	218
钱理群谈“克隆作文”	227
“克莱登大学”的猫腻	231
国外“克莱登”缘何死盯中国	239
基因皇后、明星教授、哈佛天才——来自“克莱登”吗?	244

城市季风

80万,方丈买断广告时段	257
78亿元天价保单谁来接?	264
哥德巴赫之谜该不该猜下去	270
小姐,你好!	277
别挺着了,道歉吧!	286
现钱,黑钱	293
药价有没有谱?	298
药品高价之怪现状	301

千年之约

当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已经离我们而去，迤逦给地球给我们的只是时间那长长的背影。人们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阳光依旧灿烂，蓝天依旧明澈；大街依然车水马龙，田野依然鸡鸣犬吠；办公室有的是匆匆忙忙的脚步，证券所里充满了焦灼渴望的目光；菜场里你为一根葱而脸红，售票处我正拼命加塞……

我们无法随阳光远行，只想给时间留下深刻的记痕。如果有一天，有人说：瞧！他们就是这么工作这么生活这么狂欢的。我们就已经十分知足。

如果还要给未来留一句话，那就是：我们很幸运！

新西兰：我被罚掉美餐

抚着“吉姆”后腰上的毛合影

“吉姆”是一只又高又大黑色牧羊犬的名字。1999年12月31日中午12点半，奥克兰市的女市长克丽丝·弗莱彻牵着它从办公室走到大厅来迎接我和我的向导——在奥克兰大学读博士学位的龚建华及翻译周学麟。

当我们进入了小客厅，“吉姆”又跳又叫试图挣脱主人的手冲向我。弗莱彻市长说这是它对客人表示欢迎。我被“吉姆”欢迎得有点儿心跳，幸而弗莱彻市长让秘书把它牵了出去。

喜欢牧羊犬而不是叭儿狗的女市长，血液中一定会有铁的因子。

弗莱彻市长首先赠给我一本印刷精美的书《充满魅力的奥克兰》。“这是一本为移民到奥克兰的人写的书”，她告诉我。我说：“虽然我不想移民，可还是会喜欢它。”她说：“欢迎你成为奥克兰的荣誉市民。”

采访奥克兰市市长如何过新年的计划，是在向新西兰使馆申请赴新采访签证的信中写明了的。可如何实施却让我

颇费了踌躇。直到同事夏雷为我问来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的电话,找到领事馆主管文化和新闻的刘三振领事,才算找到了入门的途径。1999年12月15日把给奥克兰市市长的采访邀约信传真到领事馆,由总领事馆转交奥克兰市市长办公室,一个星期后总领事馆接到给我的答复:市长克丽丝·弗莱彻同意接受采访,不过只给半个小时。

弗莱彻市长来自新西兰的一个著名家族,自1990年就开始从政,那时新西兰政府里只有32个女议员。当她出现在奥克兰市民中时,是平易近人的,但骨子里仍然存有一份贵族的高傲。她在1999年初当选为奥克兰市市长之后,还没出席过一次我国总领事馆举行的活动。“别嫌半个小时少,这次能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的采访,够给面子了”,总领事馆的同志说。“好,我知足”,我回答。

结果我们谈了1个小时。除了谈过新年的事,弗莱彻市长还谈到奥克兰市2000年的发展规划,谈到自己所遵循的“不针锋相对,而求同存异”的政治原则,谈到新西兰的“女权现象”……

她在“世纪留言”卡上为100年后的《北京青年报》读者用英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祝愿新的百年代表一个新的起点——更新地加强和更好地理解对我们宝贵的地球明智搭载的重要性。希望人们的教育和智慧成为我们的重点。”

西方女性一般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年龄。而她填写那张“世纪留言”卡时,像每一个普通的留言人一样,认真地写下自己的姓名、民族、职业,也写下了自己的年龄。这一份对于《北京青年报》的情谊,好让我感动。

采访结束时,弗莱彻市长又赠送给我一个木雕的极其精

致的奥克兰市徽。她送我们出小客厅，门外的“吉姆”一看见她，就摇晃着尾巴亲热地扑向她。

我向弗莱彻市长提议：“我们一起和‘吉姆’照张相吧。”她高兴地同意了。

我原本设想合影那样照：“吉姆”坐在地上，我和弗莱彻市长并排蹲在“吉姆”的身后。

可我在“吉姆”的身后刚蹲下，它就回转身子冲我怒吼，我赶紧往后撤。

弗莱彻市长一把把“吉姆”的头抱在怀里，它还扭着脸对我叫个不停。

最后这张照片照成了这样：弗莱彻市长搂住“吉姆”的脖子，我抚着“吉姆”后腰上的毛——没敢触到它的后腰。

采访路上彩票梦

去吉斯伯恩迎接 2000 年的第一道曙光，是从家中出发往首都机场前半个小时才决定的。

在为采访做计划时，无论是从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还是从托朋友辗转介绍的香港《亚洲周刊》驻新西兰特派记者那里得到的消息，都说千年之交吉斯伯恩的酒店，一年前就有人预订，早已订满。请旅行社帮助预订，也是在 1999 年的 12 月 21 日才寻到元月 2 日的客房。

因此原定的采访行程是在元月 2 日往吉斯伯恩。

12 月 24 日上午 10 点多，接到副总编孙伟的电话，说上海东方电视台的同志找我，希望我协助他们直播吉斯伯恩除夕之夜的实况。

我猛然意识到：一个去采访世界上第一个进入 2000 年国家的记者，当新千年来临时，不在迎接第一道新曙光的城市而在其他地方，算什么好记者！

一到奥克兰，便向小龚提出了提前一天到吉斯伯恩的问题。几经周折，吉斯伯恩酒店为我们在元月 1 日腾出了一间房，仅仅一间！

我向小龚和小仇——名继东，也是奥克兰大学的留学生，我将坐他的车往吉斯伯恩——事先致歉：“没法子‘男女有别’了。到时候，只好请二位将就，咱仨挤一个房间。”两位男士都挺大度：“没问题啊。”

从 12 月 28 日就开始为吉斯伯恩之行准备饮料和食品——都说那里物价飞涨。在超市买了罐头、面包和方便面，小龚的爱人小钟又给做了一大盒茶叶蛋和一大盒熏鱼。

还准备了两个睡袋。

12 月 31 日，是我来新后最紧张的一天。早上一起床写当天要发回报社的稿件的后半部，连酒店的免费早餐都放弃了。10 点洗漱、换衣服；11 点和翻译小周赶到喜来登酒店采访酒店总经理布兰特·英伍德先生；接着赶到奥克兰市市政厅采访市长克丽丝·弗莱彻；之后去采访奥克兰市已开始的庆典。两点多赶回小龚家，把稿件的前半截写完，一看已过了 3 点，于是又匆匆在稿件的最后添上一笔：“我请《北京青年报》的读者为我祝福，让我能在午夜 12 点之前赶到吉斯伯恩，和吉斯伯恩人民一道聆听欢迎新千年的钟声。”

小钟让我去吃饭，她替我在儿子的房内往报社传稿子。一边传一边回过头向饭厅方向大声问：“饭菜凉不凉？好吃不好吃？”我一边往嘴里塞大米饭和烤鸭，一边回答：“不凉不

凉,挺香挺香!”其实那时也不知饭菜是什么滋味了。

下午4点,我们从奥克兰向吉斯伯恩进发。

原以为要堵车的,没想到一路上几乎没有碰到什么车,小龚和小仇轮换着一路猛开,500公里的路程,其中还有一段盘山路,六个半小时就到了。

对道路的冷清,开始我们都觉得奇怪。后来醒过闷儿来:打算去吉斯伯恩的,早已都去了,有几个像我们这样的,这时候才往那里赶?

半路上心就松弛了下来。

小龚和小仇开始谈起新西兰正在发行的彩票,每周开一次奖,平时头奖为150万元(纽币,下同),圣诞节的头奖是300万元,这次新千年的头奖提高为500万元,有几个人中奖,就由几个人平均分。出发前,他俩各自都买了几张。

他俩也怂恿我买。我说:“现在上哪儿去买?”他们说:“看你的运气啦!”

在离本期彩票出售截止时间当晚8点——前10分钟,我们的车经过一个小城市,路边刚好有卖彩票的店,我进去掏出5元买了10组电脑随机给的数码,心中暗喜自己的运气不错。

路途上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在谈如果这500万纽币的奖由我们中的一个人或两个人中了,或3个人全中了,如何分成和使用。那可是合2000多万元人民币,哇!

一进入吉斯伯恩就不再想彩票了,赶快去市政府钟楼广场“踩点”。

路旁的汽车旅馆全写着客满的字样,各种各样的汽车停放在马路两边形成长长的车队。小孩子拿着五彩的荧光棒

蹦蹦跳跳地走,化装成各种精灵、鬼怪的男女在人群中穿梭。我去一家“麦当劳”方便,出店时一位正要进门的女郎抢先一步拉开门,对我笑着送上一句:“Happy New Year!”(新年好!)

钟楼下的露天舞台上正演着欢乐的歌舞,围着舞台的,不过数千人。我们就先回汽车里去“喂脑袋”。

半个小时后再回到广场,已经进不去了。中心区挤满了人(据元月1日的吉斯伯恩报纸披露的数字是3万至3.5万人),警察用隔离墩组成了路障,严禁外面的人再往里涌。我们3个挤到把守的警察身边,我找到一位看起来和善些的长者,请小龚代为翻译:“我是中国来的记者,请放我们进去。”长者警察问:“采访 Pass(证件)呢?”“刚到,还没有来得及办。”“器材呢?”我只有手里的一个手机。“那用什么证明她是记者呢?”我拼命举起我的黑皮书包,那里面装着我的傻瓜相机、采访本还有名片,可当时拿不出来。小龚急中生智,拿出写有太太小钟翻译成中文的吉斯伯恩市政府发布的迎千年活动表,警察这才让我们进去。

此时零时即至,人们已开始读秒。

随着“One!”的喊声,钟楼旁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变为“0”,全场立刻狂欢起来,有人跳,有人叫,有人高举香槟,有人相互亲吻,有人爬上高高的栏杆,更有一位男士竟脱光衣服,跳了一分半钟的裸体舞!

一股快乐的激情攫住了我的心,我禁不住伸出双臂,向天空发出“啊——”的长啸……

离开钟楼广场,在一块黝黑然而安静的空地,我用手机把吉斯伯恩人民送旧迎新的场面口传回报社。

当2000年的第一个黎明到来,在拉玛诺海滩,和毛利人